

镇平县文史资料

第四辑——彭禹廷轶事

河南省镇平县委员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文史资料研究室编

彭禹廷軼事

吳國琳 著

411.85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镇平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前 言

镇平文史资料第一辑已出了一本有关彭禹廷与地方自治专辑。宛西地方自治是我县一段重要史料，海内外学者正在潜心研究。鉴于它影响深远，这一段史料已列为我县文史资料的征集重点。政协常委吴国琳同志，数年来经过深入访问、广泛搜集，取得了彭禹廷在自治时期的言行和亲自处理的人和事的资料。所得大量资料是历史档案所没有记载的。这些资料又是年长者在自治时期的所见所闻并流传于世的。本辑从中选出六十三则作为彭禹廷轶事出版。还随辑编入了知名人士纪念彭禹廷的诗词、挽联。这些资料反映了彭禹廷的思想观点、政治态度。所录内容均如实记载，亦供学者研究参考。

镇平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七年九月十五日

目 录

前 言

- √ 一、冯玉祥将军赋诗纪念彭禹廷……………(1)
- √ 二、著名作家姚雪垠谈彭禹廷……………(3)
- √ 三、彭禹廷轶事……………(5)
- 1、崭露头角……………(5)
- 2、结庐守墓……………(7)
- 3、生擒顽匪……………(9)
- 4、袁营借枪……………(11)
- 5、慨然出山……………(13)
- 6、智取“火神”……………(15)
- 7、乔装擒匪……………(18)
- 8、蔗田赔情……………(19)
- 9、以少胜多……………(21)
- 10、厌恶逢迎……………(23)
- 11、有害必除……………(25)
- 12、义买义卖……………(29)
- 13、斩草除根……………(31)
- 14、叔侄相会……………(32)
- 15、一箭双雕……………(34)
- 16、怒责亲兄……………(35)
- 17、奖赏卫兵……………(36)

18、作媒嫁娶	(39)
19、侯集驱鬼	(41)
20、以牙还牙	(43)
21、劝邪归正	(44)
22、惜民禁赌	(47)
23、登门“治病”	(49)
24、侯集访贤	(51)
25、岁末说贫	(53)
26、守廉关店	(55)
27、虎穴探险	(57)
28、假扮僧侣	(59)
29、百泉办校	(60)
30、绝路逢生	(62)
31、顾全大局	(65)
32、杀阍祭灵	(67)
33、饷饬宾朋	(70)
34、公私分明	(71)
35、巧解讼端	(72)
36、倡议联防	(75)
37、南阳说情	(77)
38、联防破敌	(79)
39、王太下书	(82)
40、空城设计	(84)
41、诱敌上钩	(86)
42、再接再厉	(88)
43、巧耍赖帐	(90)
44、险铸冤狱	(91)

45、慈云法雨·····	(93)
46、卢医罢宴·····	(95)
47、情与无情·····	(96)
48、人才难舍·····	(98)
49、面斥阿谀·····	(100)
50、贵在有恒·····	(102)
51、答来客问·····	(104)
52、“我”的大写·····	(106)
53、设宴除匪·····	(108)
54、主讲村治·····	(111)
55、奉命截击·····	(113)
56、援救伤员·····	(116)
57、剪除杨三·····	(117)
58、深夜缉奸·····	(119)
59、花里卷馍·····	(121)
60、送鞋教女·····	(122)
61、以诗明志·····	(124)
62、惨遭谋杀·····	(126)
63、菩提安葬·····	(128)
✓四、悼念彭禹廷的挽联选录·····	(130)
五、编后记·····	(133)

冯玉祥将军赋诗纪念彭禹廷

彭先生，彭禹廷，
河南省，镇平人。
一生好读书，说话不欺人。
最不好说话，所说必真诚。
民国十一年，他在十一师，
团部书记官，空头能百千。
作事有恒心，性情极和善。
有功常归人，有过自己担。
行为极耿直，是一铁面汉。
后来在西北，五原誓师时，
他由宁夏来，特为报告事。
朝夕相过从，更见其心志。
又后在豫省，办学更认真。

多少好青年，佩服皆倾心。
最后回南阳，办事为地方。
实心作事业，父老多仰仗。
不期有意外，忽然被贼害。
关岳死如此，身死名万代。

如果太平常，一事办不来，
人生儿时秋，不必问成败。
是非与真理，咬定不变态。

唉呀彭先生，真把百姓爱。
唉呀彭禹廷，地方实利赖。
唉呀彭书记，真理不能埋。
唉呀彭秘书，始终未失收。
我今纪念你，光辉永久在。

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四日于重庆西郊金钢坡
(摘自冯玉祥将军所著《青峨游记》
第3章92篇288页)

著名作家姚雪垠谈彭锡田

彭锡田是镇平人，贫农出身。过去曾在冯玉祥那里工作过，有一定的民主思想，是赞成乡村建设派的。曾经在豫北办个河南村治学院。到石友三驻兵豫北时，把他们赶走了，学院里大部分人到了山东邹平，彭锡田就回到了镇平。但彭锡田与其他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不同，梁漱溟是依附军阀政府，搞乡村建设，而彭锡田却是走武装斗争的道路。他回去以后，当上了镇平侯集区区长，有了一个区的政权，他就搞民团，实现他的政治道路和武装道路。

镇平这个县的经济基础与内乡不同。它不是纯封建性的，它不是靠大烟土搞财政收入的，这个县真正大地主（有几十顷地）不多，是中农、自耕农、小地主多。此外，它还有一定的手工业基础，如石佛寺就是全县丝织业的工业基础。所以说它的经济基础与内乡不同。这就产生了彭锡田的斗争道路。他实行的办法是减轻人民负担，反对土地垄断。他手下的团长，每月拿薪水很少（这与内乡不同）。当时的县长阚葆贞，当县长每月只拿他的县长薪水，官司不让他问，由各区成立息讼所，代替问官司，成了司法机关，这就使县太爷及其衙门里的大小官员们，想借司法权来勒索坑害百姓的事没有了。

他办的民团也与内乡不同。凡男子十八岁以上，四十五

岁以下，一律都得受训练，不打仗时种庄稼，打仗时则都是兵，除常备民团之外，全县遍地是兵。

在税收上，他实行一种累进税。收入越多的、赚钱越多的税越重，赚钱少的税轻。他提倡和发展手工业，如纺纱、织布、织丝绸等。不搞现代化的东西。而是保护落后的但对农民眼下有点好处的那种手工业生产，这就是乡村建设派的特点，发展到广西也是如此。它没有也不可能解决农村封建土地问题。而在当时，这种改良主义有它的积极效果，减轻了国民党政府对农民的压力，老百姓很拥护他。这就是彭锡田的大致情况。后来，他跟别庭芳合作，别为宛西民团司令兼第一支队长，他为第四支队长，他对别庭芳作团结工作，对别也很尊重。而别庭芳通过他知道一些外国的情况，慢慢也有些改变。

摘自《南阳志通讯》一九八五年三期《著名作家

姚雪垠向南阳地区史志工作者作学术报告》

彭禹廷轶事

一、崭露头角

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农历正月十五日凌晨，我国三十年代，孜孜不倦致力于乡村建设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彭禹廷，出生于河南省镇平县城南的七里庄。

这是一个约有六、七十户人家的村庄，四周杂树丛生，郁郁葱葱，全村人大多都是以务农为生。禹廷家境贫寒，只有地六亩半，草房八间。父亲名如璧，字山若，常年以教书为生。后因收入不足以养家糊口，便弃教从医，靠开设一小药铺维持一家人的生计。禹廷兄弟五人，大哥二哥在外当学徒，三哥跟随父亲在药铺司药，四哥务农。禹廷本名延忠，后改为锡田，字禹廷。他自小天资聪明，喜读书，爱劳动，成为父母的掌上明珠。七岁时，家庭经济情况稍有好转，开始从族兄彭子善（彭雪枫将军的叔父）先生读书。因两家住宅较近，世代亲如一家，子善先生教学认真，对禹廷更是关怀备至。加之禹廷学习勤奋、颖悟过人，博学强记，赋诗作文，一气呵成，语调铿锵，气度不凡，深为先生所喜爱。短短几年时间，读完了四书五经。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禹廷方十二岁，即随彭子善先生赴县应童子试。临走的那一天，母亲专门为禹廷换上一身比较干净的衣服，脱去往

日露着脚趾头的破烂鞋，换上了一双刺有红花绿叶的新鞋。初生之犊不怕虎、禹廷蹦蹦跳跳跟随着先生进城去了。

县城南关内的黉学，建筑比较宏伟，青砖灰瓦、红柱飞檐，屋脊上有石龙、石马、石鸟、石人等，古朴大方，精致玲珑，栩栩如生。大院内松柏参天，莽莽苍苍。百花吐艳，斑烂缤纷。整个景色，象磁石一样，吸引着初次进城的彭禹廷。正当他在醉心观赏的时候，忽听旁边有人问：

“小孩子，你是来参加童子试的？”

彭禹廷转过身来，见这人六十来岁，头戴花翎，身着袍服，手握书卷，满面微笑。彭子善急忙向彭禹廷示意：这是主考官来了。禹廷会意，低头作答：“是”。

主考官把他上下打量一遍，见他小小年岁，穿着花鞋，不禁笑出声来：“几岁了？”

禹廷答：“十二岁。”

禹廷的镇静从容，使主考官颇为喜爱：“我出一副上联，你能否给我对出下联？”

禹廷微笑：“愿意一试。”

主考官捋了捋苍白的长须，摇头晃脑地吟道：“小孩子，穿一双花鞋，奶臭未干，能是文坛泰斗？”

禹廷几乎是不加思索地应声说：“大丈夫，执七尺宝剑，志在安邦，定非武林莽汉！”

主考惊喜，鼓掌称赞。“有才、有才，出口不凡”。

此次考试，彭禹廷名列前茅，一时在城乡传为佳话。

二、结庐守墓

一个不大不小的旅店，坐落在襄县城边。秋风徐徐，吹拂着旅店门前高悬的迎客布幡，但行人稀少，显得生意十分冷落。

在旅店的东厢房里，一位身材不甚高大的旅客，正在匆匆忙忙地收拾行装。此人看去有三十多岁，头戴深灰色礼帽，身着深蓝色长衫，体态敦厚而结实，面色微黑，一对眉毛又粗又浓，一双黑而又大的眼睛，棱角分明而又稍厚的嘴唇和那端庄如胆的鼻子，显露出他的精练、智慧和坚韧不拔的性格，他就是三十四岁的彭禹廷。

大概是在前四天吧，他接到家中传来母亲病逝噩耗，即间道返家，不料行至襄县，为大股土匪所阻，一连在这里住了三天了。每天，他望着蓝天南飞的大雁，一遍遍地回忆着自己漂泊的身世。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科举，设学校，他考入县立高等小学堂。后又入开封优级师范，北京汇文大学求学，为响应辛亥革命起义，曾同革命志士张仲端（注）密谋起事，事泄后四处奔波，后随冯玉祥将军，任西北边防督办公署秘书长。眨眼已二十多年了，多少梦中，他曾回到母亲的身边。今天母亲逝世了，他恨不得一步回到家中，向母亲的亡魂大哭一场。可是这万恶的土匪却使他有家难归，三天来他心急如火，度日如年，今天他决心冒险上路了。

沿途逃荒的人群，携儿带女，肩挑行李，赶着牛驴，哀声叹气。三五成群，不绝如缕，活象一副凄惨的逃难图。

行旅匆匆。彭禹廷怀念母亲，盼望能与母亲最后见上一面，他晓行夜宿，日夜兼程，终于回到了久别的故乡——镇平。往昔日思夜想的家乡，觉出人意的清冷，荒寒。路过许多村庄，都是空空荡荡，破垣颓壁，人烟稀少。有些村庄被烧得残破不堪，有的屋顶朝天，只剩下一片瓦砾。路过的集镇，也多是关门闭户，鸦雀无声，赶集的人也稀稀落落，迎着瑟瑟秋风，飕飕落叶，令人倍感凄凉。他想到这些年来，各地军阀混战，你争我夺，炮火连天，血肉横飞，苛捐杂税，压沙求油，加上土匪蜂起，闹得老百姓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就连过去偏僻的宛西故乡，也饱尝兵灾匪患，老百姓的痛苦，何日是了？

当他踏进家门，使他出乎意料的是母亲已被匆匆埋殓了。大哥延增难过地说：“本来想等着你回来了再埋殓，可是土匪扬言要抢干票（即尸体）取赎，不得不抓紧埋葬了。”

襄城之被阻，沿路之惨状，家乡匪患之猖獗，使禹廷对土匪更加恨之入骨。

稍事休息，禹廷即带上祭品、铁锹，在几位哥哥的陪同下到母亲坟地去添坟哀悼。回忆起母亲对自己养育与疼爱之情，不禁伏地嚎淘大哭。围观的村邻，无不掩面饮泣。

“妈亡故了，我无以报答妈的恩情，从今晚起，我要住在这里，守墓百日，略表孝心。”禹廷执意不听，几位哥哥的劝说，坚持要留下日夜守墓。

几位哥哥只好在地头砍下芭茅，从家里扛来几根木棍，草草地在墓旁为他搭起了一座守坟的茅庵。

注、张仲端：河南许昌人。在日本留学期间，曾任留日

学生同盟会所办《河南》杂志的总经理，筹划开封起义时，任河南革命军总司令。

三、生擒顽匪

彭禹廷日夜在母亲坟上守墓，暇时聚精会神，翻阅孙中山先生的一些著作，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当时土匪遍地，民无宁日，每夜火光连天，抢劫四起，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就在彭禹廷守墓的第五个夜晚，就有土匪结伙前去，想拉彭禹廷的肉票。幸而彭机智地躲进了庄稼地里，才免除一场灾难。彭对土匪的猖獗，恨之入骨。

一天晚上，彭禹廷刚刚入睡，即被一阵杂乱的脚步声惊醒，他迅速起身，躲入庄稼地里。原来是他的大哥延增二哥延祖及村中几位父老来找他。问及何事，才知道杆匪刘宝彬手下有个小头目，外名叫范麻子（七里庄附近范营人，外号“天不怕”）的，正在他们村里“叫牌子”。什么是“叫牌子”呢？就是土匪勒索群众钱财的一种方法，事先派人夜晚到某一村庄高喊，让全村人给他们拿出多少银钱，如果限期拿不出来，就前来烧杀，进行报复。彭禹廷听了之后，决定回村中亲自看一看人称“天不怕”的范麻子究竟是个什么样子，他不听大哥、二哥的劝说，同来人一起悄悄摸进了七里庄。

这时，整个村庄象死一样的寂静，只见范麻子一个人腰插一把大刀，旁若无人的在尖着嗓子高喊：

日你娘，操你薰，

老子就是刘宝彬。

限三天，拿花边（银元），
三天不拿拉火鞭（烧房子），
大小鳖娃全崩净，
好坏房子地朝天。

彭禹廷一听，不仅火冒三尺。回忆十多年来，他曾走遍黄河上下，长城左右，数经争战，屡临沙场，而象范麻子这样的匪徒，一人进村，全村惊愕，无人敢于抵制，使匪徒如入无人之境的怪现象，他还是第一次见到，不仅慨然长叹：

“这哪能是人的世界，分明是魔鬼的天堂”！他想，土匪为什么如此猖獗，最主要的原因是群众畏匪如虎，不敢和土匪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即和大哥、二哥及几位父老商议，要活捉范麻子，煞一煞土匪的威风，长一长群众的志气。大家一再说：土匪可不敢惹，惹了是要闯大祸的。彭禹廷说：

“范麻子已经‘叫牌子’三天全村拿不出足够的银钱，家家都难以平安度日，灾祸即可降临，何如先下手为强，惩治了范麻子再说。”大家在彭禹廷的一再劝说和鼓励之下，才暗暗纠集几名壮年汉子，乘范麻子不备，扑上前去，将范麻子生擒活捉了。

一贯为非作歹的范麻子，哪受过这种委屈，高声象猪一般地嚎叫：“你们不想活啦，敢收拾我天不怕，看你们有好果子吃！”……彭禹廷从邻人家中抓来一把烂棉套，塞在范麻子的嘴里，急得他直摇头，直翻白眼。接着，在彭禹廷的指挥下，大家七手八脚把范麻子扔在一个红薯窖里。

“老五啊，这回惹了范麻子，刘宝彬是不能和咱善罢甘休的！”大家忧心重重。

彭禹廷镇静地对大家说：“不要怕，天塌我一人顶着。

大家先回去睡一觉，明天我自有办法。”

大家在夜幕里各自回家去了。彭禹廷回到墓庵里，久久不能入睡，他在计划着明天如何处决范麻子。

四、袁营借枪

袁营，在七里庄西南约八里地，是一个有着三百多户人家的寨子。王大经是寨中首屈一指的富户，家中有地十多顷，骡马成群，仓廩丰实。在当时的荒乱岁月，王大经担心土匪劫寨，买了五十几支枪，养活五六十名乡勇，日夜看门守寨，成为一寨之主。

这一天早晨，彭禹廷只身来到王大经的红漆大门前，从腰中掏出一张名片，请乡勇递交寨主王大经。

王大经刚刚吃过早饭，打了一个饱嗝，正在用牙签子剔牙，接过乡勇递过来的名片一看，只见上面写着：

西北边防督办公署秘书长

彭 锡 田

禹廷 河南镇平

即惊愕地说：“这不是七里庄回来的那个孝子吗？快快有请。”彭禹廷到客厅坐下，王大经让茶奉烟，极为热忱：

“彭秘书长大驾光临，不知有何贵干？”

“因有要事，有求于寨主，不知是否可以相助？”彭禹廷